

太行山下，历久弥新的红色新闻故事

王矿清

太行深处的河北涉县西戌镇，是著名的红色新闻文化小镇。这里流传着许许多多的红色新闻故事，这些故事历久弥新，令人难以忘怀。

圣福天路上的“新闻湖”

涉县西戌镇通往偏城镇的圣寺驼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圣福天路，而地处天路一带的“新闻湖”更是闻名遐迩。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西戌大队为了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打算在圣福天路一侧的路旁修一座中型水库，使现有的老旱地变为水浇地，彻底解决“望天收”的问题。

可是，要修这样一座水库又谈何容易，不少社员便在这个节骨眼上想到了廖承志。他解放战争时期在西戌时是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担负着新华社、邯郸、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等部门的领导工作，与当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现在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是廖社长能给说上一句话，那该多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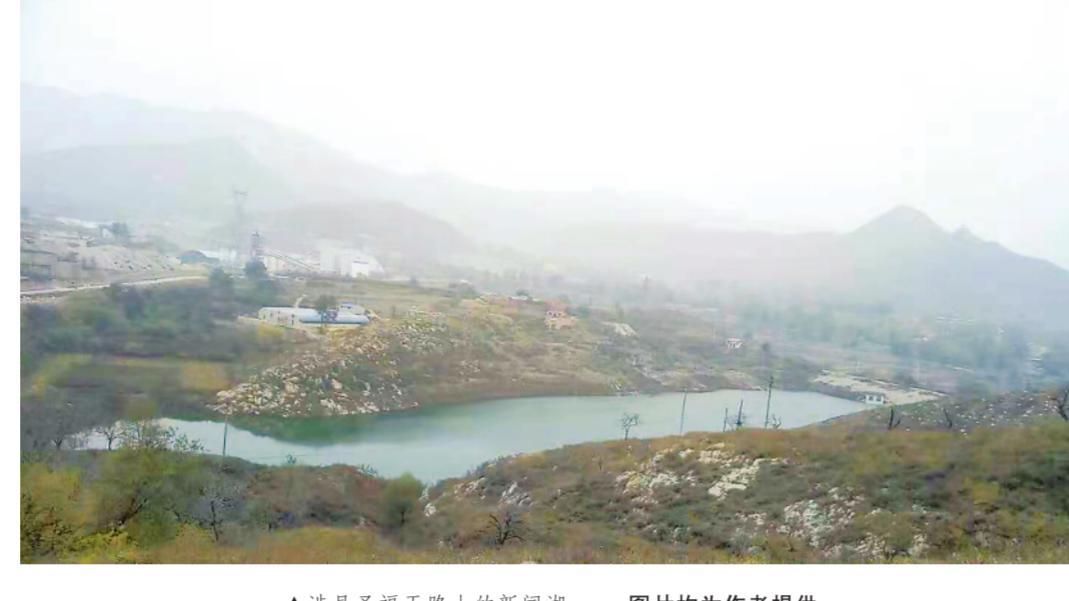
书记、队长再三合计，还请本大队能掐会算的二摸黑给瞧了一个好日子，他们就和廖社长当年在西戌的房子一起出发了。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村头槐树上的老野雀一直喳喳地叫个不停，预示着这一次出行的顺利。果然，他们在北京很快就见到了廖社长，他身体虽然有些不太好，但还是那样的幽默和热情。

老房东李用忠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廖社长在西戌时曾经好多次讲解新闻宣传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性。那天中午，他们在廖社长家里吃的饭，在饭桌上你推我让，仿佛又出现了几十年前在西戌时的情景。到最后，问的问了，笑的笑了，廖社长问房东和大队干部这次来找他有什么事儿，可这些平时直来直去的山里汉子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连连说着，没事儿，没事儿，只是有些想念廖社长了，才到家里来看看。

其实，廖社长的心像镜子似的明亮，他和妻子经普椿商量后，先让秘书陪着他们在北京转了几天，等返时又让他们带去了北京出产的饼干等营养品。

让人感动的是，李用忠的儿子李天怀直到现在还存放着那些饼干盒子，又把它捐到了太行红色新闻文化陈列馆里。

后来，廖社长通过地方上的同志了解到西戌大队修水库的困难后，又与邢东冶金矿山管理局和铁三局联系，协调了拖拉机等一批大型机械给予帮助。另外，他还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



▲涉县圣福天路上的新闻湖。 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寄到了西戌大队。

就这样，西戌人民在廖承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在上级部门和国营符山铁矿的支援下，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980年以前建成了全县较大的宋家沟水库，全村净增水浇地2000多亩，年产小麦20多万斤，实现了他们在当时条件下提出的“储十万，卖十万，平均每天半斤面”的目标。

因此，当地的干部群众又把这座水库称为“新闻湖”“承志湖”“新华湖”。

现在，南来北往的游客们只要踏上涉县境内那海拔1000多米的圣福天路，就能看到这座“新闻湖”。在耀眼的阳光下，湖水清澈，波澜不惊，仿佛还能照射出廖社长当年鼓励当地的干部群众战胜困难促进生产改善生活的动人情景。

2006年夏天，当年新华社总社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之一安岗、刘江、吴象等“老太行”访问西戌，他们在老房东的土炕上拉长叙事，激动不已。1960年低指标时，东戌村的干部为了群众的吃饭问题曾到北京找老安，也就是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安岗，安岗与张晋德一起写了“东戌村群众的心里话”一稿，安岗后来却被打成右派，但他永远都不后悔。当谈到代号为302的廖承志社长时，吴象老人诗兴大发，当场赋诗一首：“七老八十回太行，青春再焕意气扬。冒雨入村东戌，心情舒畅语声欢。老汉犹忆廖承志，大娘握

手认安岗。延安空城迎‘贵宾’，新华广播捉迷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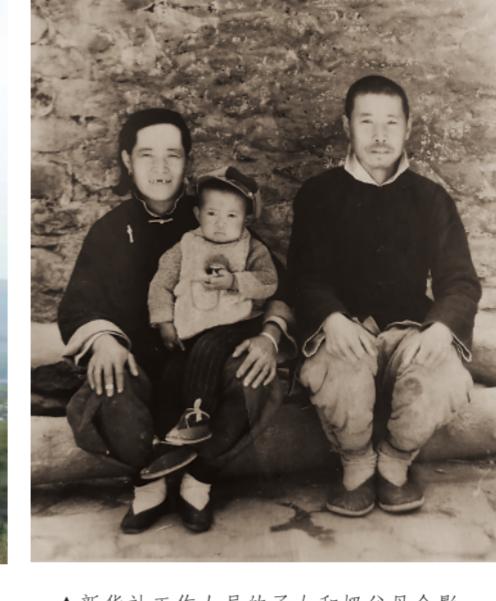
土窑洞里的“列宁饼干”

现在，不少西戌的年轻人提到窑洞，提到窑洞里的“列宁饼干”都免不了有些生疏，可在那时都不是什么特别的秘密。

当年，新华社总社和邯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太行文联驻扎东戌村，邯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室设在了沙河村，其中东西戌只有一路之隔，而沙河村与东西戌相隔四五里地。

据当时的老人回忆，这三个村里都有窑洞，仅小小的小沙河村就有窑洞200多孔，其中播音室设在南头巷的土崖下，一排连着十几孔窑洞，有些窑洞还是窑洞套窑洞，大洞连小洞，简直成了窑洞的王国！

这些窑洞都不讲究，使用掺了麦糠的黄泥抹墙后再用白灰抹一遍，就是那几孔播音的窑洞也很简陋，与其他窑洞相比，只是里面的墙上顶多钉了几张毡子，地上多铺了几张毯子，窑口也没有什么门板，只是挂了几张老羊皮。有时候它的隔音效果也不是那么好，在进行播音时连羊叫的声音都可以传进来。可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播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五一口号”、《目前形



▲新华社工作人员的子女和奶父母合影。

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雄文，传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美好新中国的最强音！

让人感到十分高兴的是，西戌的人们至今还在守护着那些带着战争硝烟味道的窑洞，特别是在沙河村西北角的砖窑一带，那里曾经是新华社和晋冀鲁豫军区通讯处的培训学校旧址，那清晰可见的地图，那依旧活力四射的标语口号，那宣传性极强的挑战书、应战书，还有批评栏、表扬栏……

当时，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部设在西戌村，所有需要播出的稿件由新华社的领导签字后再让人送到沙河，大多时候是步行，后来也骑马去。

西戌离沙河只有几里地，但路窄难行，其间不时有恶狼当道，所以每位小通讯员的手里都会拿上一根木头棍子。

不少时候，新华社的领导为了照顾那些女播音员，还特意让小通讯员们带上一些钢笔给他们送去，那是在吃小米饭时让炊事员们特意留下来的，这些东西脆脆的、干干的，嚼到嘴里特别香，也特别抗饿，所以播音员们就给这些钢笔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列宁饼干”！

每次播音的时候，特别是任务紧急时，这些“列宁饼干”就能派上用场。

据曾经受到毛主席表扬的播音员钱家楣老

人后来回忆，她们有时也把那些攒下来的“列宁饼干”与当地的老百姓换东西吃，比如柿子、红薯等，吃起来是那样的香甜。

后来，男播音员们也会来尝一下这种特殊情况下的饼干。

淀水河畔“电台井”

沙河村，原由三条河流汇合而成，当地土语叫仁河，后来慢慢地就叫成了沙河村。

沙河村虽然由三条淀水河组成，村民们依次散落在高低不同曲曲弯弯的淀水河畔，至少明朝初年就有人在这里居住，但却是个自古缺水的村庄！

新华社电台来到沙河村后，首先解决的是群众的吃水问题。他们一方面勘察新的水井地址，一方面在现有水井的基础上进行深挖，就这样不同程度地陆续挖有上百眼的水井，彻底解决了村里的吃水问题，沙河村因此也被称为“百眼村”。那些水井也被称为“电台井”，见证了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历程。

如今沙河村已成为西戌乃至整个太行地区红色新闻文化事业的标志性所在地，直至现在那些当年打下的井水里挑出的井水还是那样甘甜，让全国各地来这里参观的人们赞不绝口。

另一方面，新华社台中大多是女同志，她们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由于奶水不够，孩子们常常饿得哇哇大哭。这个时候当地干部群众就主动把她们的孩子抱到自己的家里，自己或让自己的家人来喂养，有的还抱到了外村的亲戚家里喂养，解除了电台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

那些甘甜的井水与香甜的乳汁交织在了一起，传下了军民一家的动人佳话！

1947年的中秋节就要到了，播音员又向国内外播出了人民军队的胜利消息，台里决定与村上的干部群众代表一起会餐，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代表们一个一个地都被请到了窑洞前面的院子里，大家一起吃饭，还一起联欢。沙河村一个叫牛青山的年轻人也拿出了自己的节目，他用有些生硬的当地口语演唱了当地群众所创作的新民歌：“新华电台本事大呀，毛主席讲话传天下。主席给咱指方向，革命起来干劲大！”新华社台本事大呀，党中央声音传天下，热血男儿去当兵，誓为穷人打天下！另外还有刘伯承、邓小平，南进千里有榆林，华中地，陕甘宁，现在开始大反攻……”

不知什么时候，夕阳西下，晚风徐徐，一轮明月已经悄悄地悬挂在窑洞的头顶上，可在新华社台的院子里依旧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访谈

本报记者周长庆

访谈

长白山下，他书写中国版“瓦尔登湖”

话：“我无比感激自然万物，感激它们在亿万年进化长河中付出的漫长艰辛的适应过程。无比感激自然科学家和自然作家，他们的著作滋养并指引我每一步都走得更坚定有力。无比感激热爱森林的父母对我自幼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最终选定了生态写作的道路——我笨拙木讷且已过黄金年龄，但又无比幸运，至少还能在森林中游历十年，写上十年。”

草地：胡冬林在性格上有什么特点？对他的文学生涯有什么影响？

胡夏林：哥哥在不如意时会时而情绪低落，时而愤怒暴躁，他敏感脆弱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性格，在他成长过程和日后生活中，为他带来许多烦恼。这种烦恼随着婚姻生活的不如意以及年龄增长而越来越多，他非常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不懂世故人情，生活中一些简单的交往常识，他也处理不好。从一定程度上说，胡冬林就是人们眼中那个不合群，坏脾气又不可理喻的人。说他是逃离人群也不为过，他想逃离的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俗世人情，是日益变得浑浊的城市环境与心理环境。也正是有了这种逃离，他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创作上，才能写出今天我们看到的让人震撼的生态文学作品。

哥哥当过编辑、也当过记者。他初学写作时，也写过人，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关心生态环境的变化，越来越为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所困扰。缩小到身边的范围来看，那就是他所处的吉林省特别是长白山。曾经有一段时间，那里砍树造别墅、建高尔夫球场；盗猎分子的猖狂猎捕使原始森林中的野生动物数量急剧减少甚至几近灭绝……

他了解得越多，越忧心忡忡，感觉自己要为此做些什么。以他自己的能力，只有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作品来呼吁和影响人们。

草地：胡冬林热衷于生态文学创作还有什么原因？

胡夏林：我们的父母亲都是满族，所以我哥哥比较关注满族的起源、分布、图腾崇拜、历史人物等一系列有关的问题，长白山在传说中被视为满族的发源地。大型野兽熊，被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作为图腾而崇拜。所以哥哥的创作源头与我们的民族起源及信仰有着直接的联系。

半个森林人，半个写作者

草地：胡冬林是怎么想起去长白山长期体验生活的？

胡夏林：有一件事必须提及。哥哥在给刊物及出版机构的小传中，说到自己转入生态写作的契机是由一本书引起的。

“1978年底，读到美国生态作家蕾切尔·卡森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头脑发生一场地震，至今余震不断。30多年来，一直阅读和关注各种国际上最先进的环境理论，自然生态方面如物种进化、环境伦理、动物行为学、森林植物、昆虫、鱼类、菌类以及东北民俗、方言、史地、宗教诸方面的书籍资料及相关电视专题并做了大量的笔记。自1995年



▲胡冬林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中发现一大片榛蘑。 胡夏林供图

起，只要有2000元余钱，就深入白山黑水的荒僻之地采风20天或一个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2007年5月，哥哥的生活与创作出现了重大变化：为了创作长篇小说《野猪王》和搜集长篇小说《熊纪年》的素材，他雇车拉了4箱书和简单的家具，到长白山池北区即二道白河镇租房体验生活，过上了半个森林人、半个写作者的生活。

他在几乎每个晴朗的天气里都走进原始森林，观察自然万物在漫长进化中成功生存的神奇本领以及大森林中无尽的生命奥秘，同时采访昔日的猎户以及挖参、伐木、采药的山里人。2012年秋他离开那里时，已记下了6大本近80万字的山林笔记。他自己形容这5年多的林区生活“非常充实，收获巨大”。二道白河小镇是哥哥居住了5年多的地方，他把这里当成了他的家——他写作的家，他心灵寄托的家。这里的山林给了他无数的创作灵感。每一次的山林行走，都会让他身心愉悦，兴奋异常。

正是在这5年多的林区生活中，哥哥写下了创作生涯中另外几篇重要的自然生态作品：长篇小说《野猪王》、生态散文《原始森林手记》《约会星鸦》《蘑菇课》《狐狸的微笑》《黄金融》《山猫河谷》。2013年病后初愈的他又写下了《青鸟晨歌》；2016年发表于人民文学3月号的《金角鹿》，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篇散文。

草地：我国的生态文学已经发展了三四十年，胡冬林虽然不是全国最早的生态文学作家，但应是这个领域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作家。他是怎样看待生态文学的？

胡夏林：哥哥在山林笔记中明确表达过自己的主张——生态文学在于展示整个森林和森林动植物的生态世界，揭示它们与森林万物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进化奥秘。希望人们通过阅读生态文学和自己的作品，了解、热爱、尊重、呵护森林与动物，进而思考如何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他写道：“对于各种贪婪愚蠢的人对野生世界的索取与破坏，我会痛惜、愤慨，五内如焚。从良心出

发，我会站在野生世界的一边，维护森林的繁盛，维护地球生态。这时，我的文字也成为保护自然唤醒良知的手段。通过我的文字使读者去了解、尊重、呵护森林与野生动物，进而思考如何珍惜我们身边的环境。森林是陆地上净化空气的最后一道防线，森林万物都与我们息息相关。人人都应该感恩于它，尊重并爱护它，直到永远！”

哥哥把自己的生态写作称作“自然写作”：“我，一个自然写作者，没有资格说‘创作’二字，我做的只是描摹和叙述，这种描摹能反映大自然伟大杰作的一角已让我感到欣慰。生态文学写作是我人生的支撑，它让我的生活充实有分量。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写下去。”

草地：胡冬林对于大自然和动植物的熟悉、描述达到了何种程度？

胡夏林：5年多的长白山踏察，哥哥写下了日记体形式80万字左右的笔记，有些是从山上回家后写的，有一小部分则是直接在山中写下的。在《山林笔记》这本书中，关于山中的动植物、菌类、森林四季不同的景致，每一年都有很精彩的描写。其中最为生动的，是他对动物——熊、野猪、狍子、马鹿、狐狸、山猫、紫貂、青鼬、水獭、野鸭、各种鸟类、松鼠、刺猬、蛇、昆虫等众多森林中居民的观察，以及与其中某种动物或鸟儿“斗法”的有趣描述。另外一块体量最大的，则是对长白山菌类的研究以及以菌类为主题的文学创作。

草地：胡冬林对于大自然和动植物的熟悉、描述达到了何种程度？

胡夏林：5年多的长白山踏察，哥哥写下了日记体形式80万字左右的笔记，有些是从山上回家后写的，有一小部分则是直接在山中写下的。在《山林笔记》这本书中，关于山中的动植物、菌类、森林四季不同的景致，每一年都有很精彩的描写。其中最为生动的，是他对动物——熊、野猪、狍子、马鹿、狐狸、山猫、紫貂、青鼬、水獭、野鸭、各种鸟类、松鼠、刺猬、蛇、昆虫等众多森林中居民的观察，以及与其中某种动物或鸟儿“斗法”的有趣描述。另外一块体量最大的，则是对长白山菌类的研究以及以菌类为主题的文学创作。

草地：胡冬林对于大自然和动植物的熟悉、描述达到了何种程度？

草地：胡冬林对于